

魯彥散文集



魯 彥 散 文 集



新 文 艺 出 版 社

• 1958 •

前 記

王魯彥是“五四”以來的現實主義作家之一，他是一個認真的小說家。從他開始寫作到他逝世的二十多年中計出版了三十幾種著作和翻譯的集子。解放後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了他的“短篇小說選集”，新文藝出版社出版了他的長篇小說“憤怒的鄉村”，現在又出版他的散文選集，這三本集子可以說是較全面的代表了他的創作。

魯彥於一九〇一年誕生在浙江鎮海一個貧苦的家庭里，父親學商，從當學徒到當店員，家境逐漸轉入小康。魯彥的童年是在家鄉度過的，他在家鄉楊家橋附近的靈山小學讀過幾年書，不到畢業，他的父親便送他到上海去當商店學徒，希望他走自己的老路。

魯彥不願習商，渴想繼續入學，他聽說北京有個工讀互助團，他便寫信要求允許他進去，那邊接受了他的請求後他獨自跑到北京加入互助團半工半讀。在團里他接觸許多進步的青年和進步的思想，同時他也認識了一批常來往的大學生。通過那些大學生的幫助和自己刻苦自學，魯彥進了北京大學文學系當旁聽生。這時正是“五四”運動前後，他深受這個運動思潮的影響，開始學習文學創作，不久以後，

便成了文艺战线上的一个战士。

生活在貧苦家庭和农村里的魯彥，心灵里早已孕育着正直的人道主义精神和追求光明远大的未来的理想；从少年时期便开始了流浪的为个人理想而奋斗的生活，虽经历过不少的貧困和挫折，他始終不曾向国民党反动派屈膝。他坚持文艺为人生、为社会的主張而認真严肃的对待創作和翻譯。和同时代的忠于人民的作家一样，魯彥的創作是力求真实地反映现实和深刻地发掘人生意义的。他的小說多半是描写社会阴暗角落里一向被忽視冷淡的人們的生活，他用細膩和深刻的描写創造了他小說里的阿成哥，李媽，陈老奶，华生，小喇叭等这样一些人物的形象，通过他們把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里的人情世态真实地确切地揭露出来。他的作品里充滿了对統治势力的极端仇恨和对被压迫被損害者的深切同情。他这种正直的人道主义精神还表現在他的极力提倡世界語运动和努力用世界語翻譯东南欧国家的作品上。他在自己翻譯的世界短篇小說集序里这样写着：

……正因为弱小受压迫被損害，它們的灵魂愈加沉痛愈加悲哀，而从这里所发出的呼声愈真挚、急切、甚至比大国的更偉大。文艺是人类灵魂的呼声，我因此特別爱弱小民族的文艺。在它們的园地里我常常看見有比大国更好的鮮花。世界語还只产生了四十年，而它的花園竟已开滿了这样的鮮花，超过了許多別的花園，因此我愿做个采花的仆人。

从魯彥的創作道路和思想傾向可以看出他是一直繼承

着“五四”的革命傳統，為着祖國的民主自由，為着文藝上的現實主義而努力奮鬥的作家。但由於他的生活圈子狹小和他的小資產階級世界觀的局限，他的作品不能充分地反映社會矛盾——人民革命鬥爭的主流。他所描寫的勞動人民的形象也還不夠自覺和有力量。正如周立波同志在“魯彥短篇小說集”序里所說的：“……因為沒有投到人民解放鬥爭的主流里，對於人民用自己的力量來解放自己的可能還沒有充分看清。……他只從正直的人道主義立場看個別事例，他看不見階級與階級之間的嚴重鬥爭，看不見工农解放運動的勝利前途。”

在魯彥的作品中突出的表現了詛咒現實，卻突不破現實的黑暗；追求未來，卻看不見光明的未來的矛盾。這正反映了進步的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敢於面向現實，熱烈追求民主自由，但實際行動還遠遠落在廣大工农群眾革命隊伍之後的徬徨寂寞心情。魯彥的散文，更直接地表現了這種心情，也是更真實的生活記錄。他以優美而朴質的語言，抒寫着幸福和悲哀的回憶，孤獨寂寞的奮鬥，探求人生意義的憧憬，還有一些地方風物人情的描述。透過這些作品，我們看到作者在帝國主義封建主義侵略壓迫下怎樣掙扎和奮鬥；怎樣熱烈地追求着民主自由和受到現實的挫折，而悲觀失望。但是他把同時代的他所熟悉的人們的遭遇和願望真實地深刻地作品里反映出來了，就因為這樣，我們認為魯彥是一個忠於人民的現實主義的作家。

魯彥不幸早在一九四四年，日本帝國主義侵略戰爭時

期,在逃难中逝世了,但是他所追求的光明未来在今天已經實現了。今天我們讀着魯彥的遺著,使我們回忆起过去时代的苦难,从而更珍惜今天的幸福。

覃 英 1958年4月

目 次

前記	I
秋雨的訴苦	1
灯	3
雪	6
寂寞	11
狗	13
雷	22
開門炮	27
父亲的玳瑁	33
旅人的心	41
清明	49
楊梅	55
釣魚	60
我們的學校	72
我們的太平洋	83
孩子的馬車	89
伴侶	97

戰場.....	112
听潮的故事.....	115
四岁.....	125
新的枝叶.....	129
驢子和驢子.....	131
厦門印象記.....	141
船中日記.....	154
西行杂記.....	166
西安印象記.....	174
关中瑣記.....	191

秋雨的訴苦

“啊，秋雨哭了，秋雨大哭了！有什么悲哀在你的心中嗎？有什么痛苦在你的灵魂里嗎？告訴我，亲爱的，你有了什么事情了？”听見了秋雨的淅淅淅淅的悲伤的哭泣，我在床上朦朧地問。

“我原是在高大的天上飄游着的，我原是在廣闊的天上飄游着的，”秋雨用顫動的聲音憂郁的回答說，“那里有許多為我所愛的朋友，那里有許多我所愛的朋友，他們的心系住了我的心，我的心混和了他們的心。我們由來的地方各不相同，但我們却和恋人般的共同生活着。我們的中間向來沒有發生過什么爭鬥，也沒有誰知道爭鬥是什么。用堅強的臂膀，我們互相擁抱着，用熱烈的嘴唇，我們互相親吻着。我們的父親，統治着天國的，是自由，他永不曾阻礙過我們，我們要在那里去，就到那里去。我們的母親，養育我們的，是美，她每天每分鐘給我們穿着各色的衣衫……那時在我的心中的滿是歡樂，在我的靈魂里的毫無痛苦……

“但是，昨夜災難落在我們的頭上了，風發狂似的吹了起來，我們為嚴寒所迫，一起凝凍着，不息地往地上落下來了……

“地太小了，地太脏了，到处都黑暗，到处都讨厌。人人只知道爱金钱，不知道爱自由，也不知道美。你们人类的中間没有一点亲爱，只有仇恨。你们人类，夜間象猪一般的甜甜蜜蜜的睡着，白天象狗一般的爭斗着，厮打着……

“这样的世界，我看得慣嗎？我为什么不應該哭呢？在野蛮的世界上，讓野兽們去生活着罢，但是我不，我們不……唔，我現在要离开这世界，到地底去了……”

說了这話，秋雨便淅瀝淅瀝的响着，仿佛往地下钻了进去。

我羞慚地用被盖住了面孔，随后又象猪一般的极甜蜜的睡熟了。

灯

我憤怒的躺在母亲的怀中。母亲紧紧的搂着我，呜咽的哭泣着。她的泪紛紛的落在我的頸上，我只是憤怒的躺着。

“你不生我不会嗎，母亲？”我怨忿的問。

母亲沒有回答。母亲的臉色极其蒼白。

我憤怒的伸出右手，竭力的撕我胸上的衣服。

“为了母亲，孩子……”母亲按住我的手，呜咽的說。

“咳咳……”我哭了。

风凄凄的搖蕩着窗外的枇杷树，雨蕭蕭的滴在我的心上。母亲的臉色是那樣的蒼白。我悲苦的挽住了她的頸，她的頸如柴一般的消瘦。

“讓我死了罢，母亲……”我哭着說，紧紧的挽着她的頸。

“不能，不能，孩子，我的孩子……”她的泪紛紛的落在我的臉上。

灯光暗淡的照着她的头发，她的头发如絲一般的乱，如霜一般的白。

靜寂，靜寂。世界上除了我和母亲外，沒有一个人影，除了风和雨的哭聲外，沒有半点响聲。

“罢了，罢了，母亲。我还你这颗心，我还你这颗心！你生我时不该给我这颗心，这在世界上没有用处！”说着，我用两手竭力的撕我胸上的衣服，怨忿而且悲伤。

“啊，孩子……”母亲号啕的哭了。她紧紧的按住了我的手，我竭力的挣扎着。

风凄凄的摇荡着窗外的枇杷树，雨萧萧的滴在我的心上。灯光暗淡的照着母亲的头发，母亲的头发如丝一般的乱，如霜一般的白，母亲的泪如潮一般的流着。我抱住她的消瘦的颈，也号啕的大哭了。

有一滴泪，从母亲的眼中落了下来，滴在我的眼上，和我的泪融合在一处，渐渐的汇成了一道河。

我溯着河流走去，进了母亲的眼帘，一直到了母亲的心坎上。

在那里，我看见母亲的心枯萎了。

“母亲，为了你的孩子，你将你自己的心枯萎了。然而你分给你孩子的那颗心，在世界上只是受人家的咒诅，不曾受人家的祝福，只能增加你孩子的悲哀，不能增加你孩子的欢乐。现在，取出来还了你罢，母亲！”我哭着说，跪倒在母亲的心旁。解开胸衣，用指甲划破胸皮，我伸手进去从自己的腔中挖出一颗鲜血淋漓的心，放在母亲的心上。母亲的心和我的心合成一个，热血沸腾了。

我急忙合上自己的胸皮，扣了胸衣。匆匆的离开了母亲的心，出了母亲的眼帘，由原路回到了母亲的膝上。

母亲不知道。

“母亲，我不再灰心了，我愿意做‘人’了。”我拭着眼泪对母亲说。

母亲微笑了。母亲的心中充满了无限的欢乐，母亲的眼前露出了无限的希望。

只有灯，只有站在壁上的灯，它知道我在母亲心中所做的什么，不忍见那微笑，渐渐的惨淡了下去……

雪

美丽的雪花飞舞起来了。我已经有三年不曾见着它。

去年在福建，仿佛比现在更迟一点，也曾见过雪。但那是远处山顶的积雪，可不是飞舞着的雪花。在平原上，它只是偶然的随着雨点洒下来几颗，没有落到地面的时候。它的颜色是灰的，不是白色；它的重量象是雨点，并不会飞舞。一到地面，它立刻融成了水，没有痕迹，也未尝跳跃，也未尝发出悉率的声音，象江浙一带下雪子时的模样。这样的雪，在四十年来第一次看见它的老年的福建人，诚然能感到特别的意味，谈得津津有味，但在我，却总觉得索然。“福建下过雪”，我可没有这样想过。

我喜欢眼前飞舞着的上海的雪花。它才是“雪白”的白色，也才是花一样的美丽。它好象比空气还轻，并不从半空里落下来，而是被空气从地面卷起来的。然而它又象是活的生物，象夏天黄昏时候的成群的蚊蚋，象春天流蜜时期的蜜蜂，它的忙碌的飞翔，或上或下，或快或慢，或粘着人身，或拥入窗隙，仿佛自有它自己的意志和目的。它静默无声。但在它飞舞的时候，我们似乎听见了千百万人馬的呼号和脚步声，大海的汹涌的波涛声，森林的狂吼声，有时又似乎

聽見了情人的切切的密語聲，禮拜堂的平靜的晚禱聲，花園里的歡樂的鳥歌聲……它所帶來的是陰沉與嚴寒。但在它的飛舞的姿態中，我們看見了慈善的母亲，柔和的情人，活潑的孩子，微笑的花，溫暖的太陽，靜默的晚霞……它沒有氣息。但當它撲到我們面上的時候，我們似乎聞到了曠野間鮮潔的空氣的氣息，山谷中幽雅的蘭花的氣息，花園里濃郁的玫瑰的氣息，清淡的茉莉花的氣息……在白天，它做出千百種婀娜的姿態；夜間，它發出銀色的光輝，照耀着我們行路的人，又在我們的玻璃窗上札札地繪就了各式各樣的花卉和樹木，斜的，直的，彎的，倒的。還有那河流，那天上的云……

現在，美麗的雪花飛舞了。我喜歡，我已經有三年不曾見着它。我的喜歡有如四十多年來第一次看見它的老年的福建人。但是，和老年的福建人一樣，我回想着過去下雪時候的生活，現在的喜悅就象這鉆進窗隙落到我桌上的雪花似的，漸漸融化，而且立刻消失了。

記得某年在北京，一個朋友的寓所里，圍着火爐，煮着全中國最好的白菜和面，喝着酒，剝着花生，談笑得幾乎忘記了身在異鄉；吃得滿面通紅，兩個人一路唱着，一路踏着吱吱地叫着的雪，踉蹌地從東長安街的起頭踱到西長安街的盡頭，又忘記了正是異鄉最寒冷的时候。這樣的生活，和今天的一比，不禁使我感到惘然。上海的朋友們都象是工廠里的機器，忙碌得一刻沒有休息；而在下雪的今天，他們又叫我一個人看守着永不會有人或電話來訪問的房子。這

是多么孤单，寂寞，乏味的生活。

“沒有意思！”我聽見过去的我对今天的我这样說了。正象我在福建的时候，对四十年来第一次看見雪的老年人的福建人所說的一样。

但是，另一个我出現了。他是足以对着过去的北京的我射出驕傲的眼光来的我。这个我，某年在南京下雪的时候，曾經有过更快活的生活：雪落得很厚，盖住了一切的田野和道路。我和我的爱人在一片荒野中走着。我們辨別不出路徑来，也並沒有終止的目的。我們只讓我們的脚欢喜怎样就怎样。我們的脚常常欢喜踏在最深的沟里。我們未尝感到这是曠野，这是下雪的时节。我們仿佛是在花园里，路是平坦的，而且是柔軟的。我們未尝覺得一点寒冷，因为我們的心是热的。

“沒有意思！”我聽見在南京的我对在北京的我这样說了。正象在北京的我对今天的我所說的一样，也正象在福建的我对四十年来第一次看見雪的老年人的福建人所說的一样。

然而，我还有一个更可驕傲的我在呢。这个我，是有过更快乐的生活的，在故乡：冬天的早晨，当我从被窝里伸出头来，感覺到特別的寒冷，隔着蚊帳望見天窗特別的阴暗，我就首先知道外面下了雪了。“雪落啦白洋洋，老虎拖娘娘……”这是我躺在被窝里反复地唱着的欢迎雪的歌。別的早晨，照例是母亲和姊姊先起床，等她們煮熟了飯，拿了火爐来，代我烘暖了衣褲鞋袜，才肯鉆出被窝，但是在下

雪天，我就有了最大的勇气。我不需要火爐，雪就是我的火爐。我把它捻成了团，捧着，丢着。我把它堆成了一个和尚，在它的口里，插上一支香烟。我把它当做糖，放在口里。地上的厚的积雪，是我的地毯，我在它上面打着滚，翻着筋斗。它在我的底下发出嗤嗤的笑声，我在它上面哈哈的回答着。我的心是和它合一的。我和它一样的柔和，和它一样的洁白。我同它到处跳跃，我同它到处飞跑着。我站在屋外，我愿意它把我造成一个雪和尚。我躺在地上愿意它象母亲似的在我身上盖下柔软的美丽的被窝。我愿意随着它在空中飞舞。我愿意随着它落在人的肩上。我愿意雪就是我，我就是雪。我年青。我有勇气。我有最宝贵的生命的力。我不知道忧虑，不知道苦恼和悲哀……

“没有意思！你这老年人！”我听见幼年的我对着过去的那些我这样说了。正如过去的那些我骄傲地对别个所說的一样。

不错，一切的雪天的生活和幼年的雪天的生活一比，过去的和现在的喜悦是象这钻进窗隙落到我桌上的雪花一样，渐渐融化，而且立刻消失了。

然而对着这时穿着一袭破单衣，站在屋角里发抖的或竟至于僵死在雪地上的穷人，则我的幼年时候快乐的雪天生活的意义，又如何呢？这个他对着这个我，不也在說着“没有意思！”的话嗎？

而这个死有完肤的他，对着这时正在零度以下的长城下，捧着冻结了的机关枪，即将被炮弹打成雪片似的兵士，